

德国移民截面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宋全成 甘月童

内容提要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截面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在德国居住着1091万外国移民,占德国总人口8300万的13.1%,延续了外国移民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外国人的自然特征来看,在规模上,外国移民人口数量在稳定上升;在性别结构上,男性占比高;在年龄结构上,已经呈现出老龄化趋势。从社会结构特征来看,在来源国结构上,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波兰、叙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在德国的居留时间上,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约为12年,土耳其人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最长;在地理分布结构上,西部各州的外国移民比例普遍大幅度高于东部各州;在婚姻结构上,单身已经成为德国的外国移民最为普遍的状态。外国移民在德国呈现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学特征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德国政府移民政策变迁的轨迹。

关键词 德国 外国移民 自然结构 社会结构 难民政策

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截面数据表明,2018年在德国居住的人口达到8300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约20万人。^①但2018年德国的人口增长量远小于2013—2017年的,且德国的人口增长完全来自净移民。德国政府为促进人口的增长,采取了鼓励人口生育、放松对移民的控制等措施,^②致使在德国的外国移民的数量持续增长,已达1091万人。^③2018年德国有1/4的人有移民背景(如果一个人或至少一方的父母出生时没有获得德国公民身份,他或她就具有移民背景),约2080万人。根据人口普查微观的结果,该数据与2017年的2030万人相比增加了2.5%。^④德国作为人口老龄化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家,自1972年起德国本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为负数,而德国的外国移民^⑤(包括移民和难民)已成为德国人口增加,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来源,是促进德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德国社会中的外国移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外国难民问题上,而对外国移民在德国的研究集中于移民及其社会融入问题上,且总体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盟的难民危机、移民融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7BMZ09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项目“当今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2018-GMB-064)之研究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statis), “Population growth in 2019 expected to be Lowest since 2012”, https://www.destatis.de/EN/Press/2020/01/PE20_022_12411.html, 2020.

② 宋全成:《当代德国人口的社会学分析》,载《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

③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8, S.111.

④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statis): One in four people in Germany had a migrant background in 2018, https://www.destatis.de/EN/Press/2019/08/PE19_314_12511.html, 2019.

⑤ 本文所指的外国移民是在德国生活的所有不具有德国国籍的人,按照联邦德国的《国籍法》和《移民法》关于外国人的相关政策规定,在联邦德国拥有外国国籍、同时拥有德国国籍的公民在官方统计中不被视为外国移民。外国移民的数量不仅与德国的移民情况有关,而且其规模也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在德国出生的外国移民,即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第二,外国移民在德国的死亡;第三,外国移民的归化入籍。

上研究成果甚少,只有发表于1992年徐锦栋的《德国的外国人问题》以及2014年宋全成的《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等少量论文。国际学术界对德国的外国移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德国历史上的劳工移民^①和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的德国难民政策的研究^②。自2015年爆发并成为二战后最大的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德国已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国难民,更增加了外国移民在德国的数量。由此,对德国的外国移民研究再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本文拟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2018年的截面数据和最新的2019年3月31日的外国人数数据,运用人口社会学的方法,从人口的自然特征(人口规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社会特征(来源国、在德居留时间、地理空间分布和婚姻状况)两个维度具体考察居住在德国的外国人的结构性特征。

一、外国移民的自然结构分析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自然特征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规模、人口的性别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等。

(一) 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

人口规模是研究人口结构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当前的人口状况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变迁的结果,因此,为了深入研究目前德国的外国移民状况,应当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观察一定历史时期的人口状况的变化。^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联邦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特别是外国劳动力的需求不同,因此,外国人政策、特别是招募外国劳动力的“客籍工人”政策执行的宽严程度有着较大的不同。

在20世纪50—70年代,由于战后德国的经济与社会重建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而本国劳动力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引进了大量的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外国劳工,致使在德国的外国人的数量激增。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后,联邦德国停止执行“客籍工人”政策,导致在联邦德国的外国人的数量锐减。由此可见,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规模变化存在着不同时代的显著差异,而德国关于外国移民数量与规模的统计,有联邦统计局和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AZR)两套数据。“在联邦统计局进行的外国移民计算中,所有登记和注销的外国移民都被统计在内,而在外国人登记中心的统计中,只有在德国居住3个月以上的外国移民才被统计在外国人的数据中。这就导致外国人登记中心关于外国人的数量要低于联邦统计局的数量。外国人登记中心关于外国人的数据更能进一步反映出外国移民的具体国籍、外国移民居留期限和居留状况等更细致的差别。”^④

笔者依据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AZR)的数据,把从2004年到2018年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数量制作成图1。^⑤

① Kahn Michelle Lynn, “Turkish Guest Workers in Germany: Hidden Lives and Contested Borders, 1960s—1980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53, Issue 3, 2020, pp. 695—697; Sarah Thomse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mmigration, Space, and Belonging”, *German Studies Review*, 2019(3), pp. 642—646.

② Schaub Max, Gereke Johanna, Baldassarri Delia, “Strangers in Hostile Lands: Exposure to Refugees and Right-Wing Support in Germany’s Eastern Reg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4, Issue 3—4, 2021, pp. 686—717; Wulf Reiners, Funda Tekin, “Taking Refuge in Leadership Facilitators and Constraints of Germany’s Influence in EU Migration Policy and EU—Turkey Affairs during the Refugee Crisis (2015—2016)”, *German Politics*, vol. 29, Issue 1, 2020, pp. 115—130.

③ 宋全成:《当代德国人口的社会学分析》,载《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

④ 宋全成:《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载《德国研究》,2014年第3期。

⑤ 2004年,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AZR)进行了数据清理,因此,从2004年之前的外国人口数据无法与前几年直接比较。

图 1 2004 年至 2018 年在德国的外国移民 (单位:万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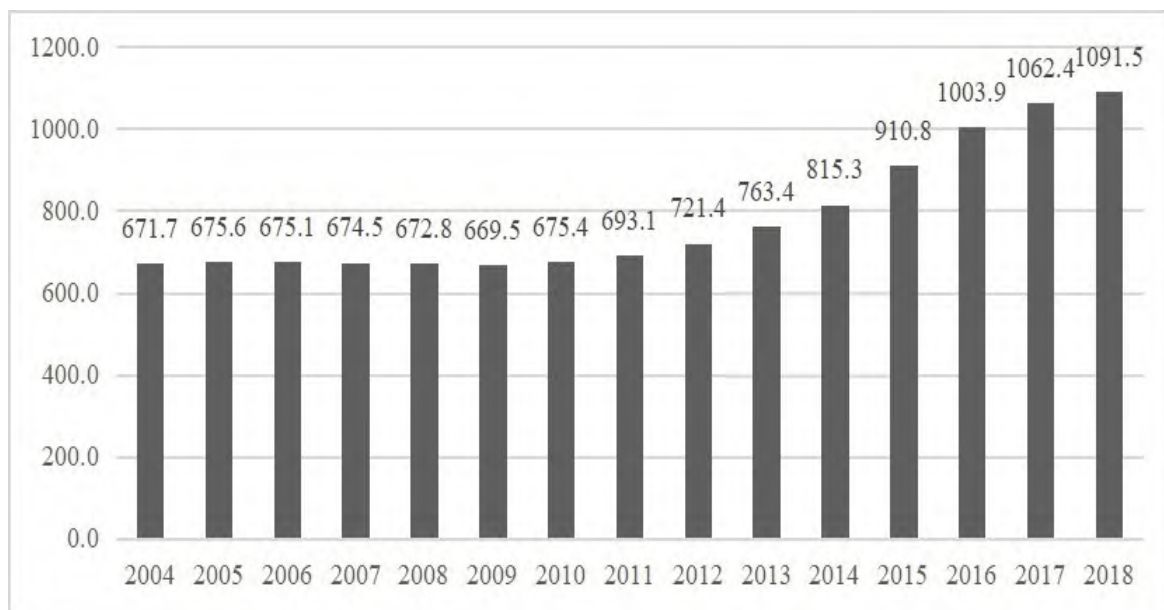


图 1 数据表明:

第一,2004 年至 2010 年之间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规模较为稳定,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4—2010 年尽管外国移民总量有所波动,但一直稳定在 670 万—690 万之间,波动不大。期间外国移民数量变化最大的是 2010 年,比前一年增加了 5.9 万人,增长率为 0.9%。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德国人口总量的减少,^②外国移民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还是呈现上升趋势。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可以用全球化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解释。

1. 从全球化的理论来看,德国作为发达国家吸引了众多国际移民的目光,而能进入德国工作和生活也成为众多国际移民的梦想。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跨越国境的资本、技术、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正常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作为欧盟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强劲发动机的德国更是吸引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国际移民前来工作与生活。

2. 按照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该理论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由莱斯特·C. 图罗(Lester C. Thurow)、P. B. 德林格(P. B. Doeringer)、M. J. 皮奥里(M. J. Piore)等人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级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教育和培训对提高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收入具有显著作用。而二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接受教育和培训对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收入没有作用,并且这两级劳动力市场是彼此分割和较少流动。在德国,本国国民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训,因此,其国民多工作在体面的一级市场,而二级市场如建筑、家政、护理等行业无人问津。这样,就不得不引进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满足对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二战以后德国的移民

^①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8, S. 112.

^② 宋全成:《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载《德国研究》,2014 年第 3 期。

历史来看,由于缺乏二级市场的劳动力,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持续从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等国引进客籍工人,即使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引进外国的客籍劳工,满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依然是德国政府劳动力市场调节的重要手段。

第二,自2010年以来,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数量、特别是难民的数量持续上升。尤其是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德国的外国移民和难民的数量急剧增加。2015年,针对不断升级的难民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一方面,德国率先于8月31日放弃了《都柏林公约》中第一责任国的原则,直接接纳难民的登记和临时安置;另一方面,德国高举人道主义救援的大旗,慷慨接纳了入境欧洲130万难民当中的95万人进入德国。^①

到2016年,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突破了1000万。当欧盟中的东欧国家拒绝难民的进入、西欧国家对难民采取谨慎观望的时刻,而德国实施欢迎难民的政策,其原因就在于:一是德国历届政府反省纳粹德国的法西斯历史,形成了接纳难民的传统。二战结束后处于对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反省,德国历届政府对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的申请者给予了更多的宽容和接纳,由此,德国成为欧洲国家中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二是德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引进包括难民在内的外国移民,以弥补德国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德国妇女生育意愿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持续降低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德国已成为欧盟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为了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无法提高生育率的背景下,引进外国移民与难民、特别是青壮年移民与难民就成为德国政府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三,自1990年两德统一到2018年底,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数量已从590万增加到1091万。在2015年难民危机之后的3年中,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的数量继续增加。截至2018年底,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AZR)登记了1091万外国人,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2.7%,外国移民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至13.1%。毫无疑问,德国已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②在欧盟的成员国中,除法国以外,德国是接纳外国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最多的国家。这与在德国形成移民网络链紧密相关。移民网络链理论认为,当来自同一族群或同一宗教或文化的外国移民达到一定的规模时,由于族源、宗教或文化的原因,这些移民就会形成联系紧密的移民链条。这些移民链条对于外国移民的同胞而言,不仅可以提供准确的移民信息,进而激励他们加入国际移民的行列,并且在移民抵达后、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提供生活上的支持服务。德国在实施客籍劳工政策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大约300多万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移民留在德国。此后,大量来自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穆斯林移民纷纷来到德国。毫无疑问,在德国的穆斯林移民链对于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性别结构

依据联邦统计局、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AZR)的相关数据,截至2019年3月31日,在德国外国人登记中心记录的外国移民已达到1099.93万,按照不同年龄阶段的外国移民性别及比例见图2。

^① 宋全成:《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载《德国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按照学术界的基本理解,传统意义的移民国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其基本特征是外国移民及其文化取代了传统土著居民及其文化的主体地位,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的概念,它不是外国移民及其文化取代了原土著居民及其文化,而是特指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外国移民或者有移民背景的人口比例超过了其国家总人口的10%的民族国家,如今天的法国、德国、英国和瑞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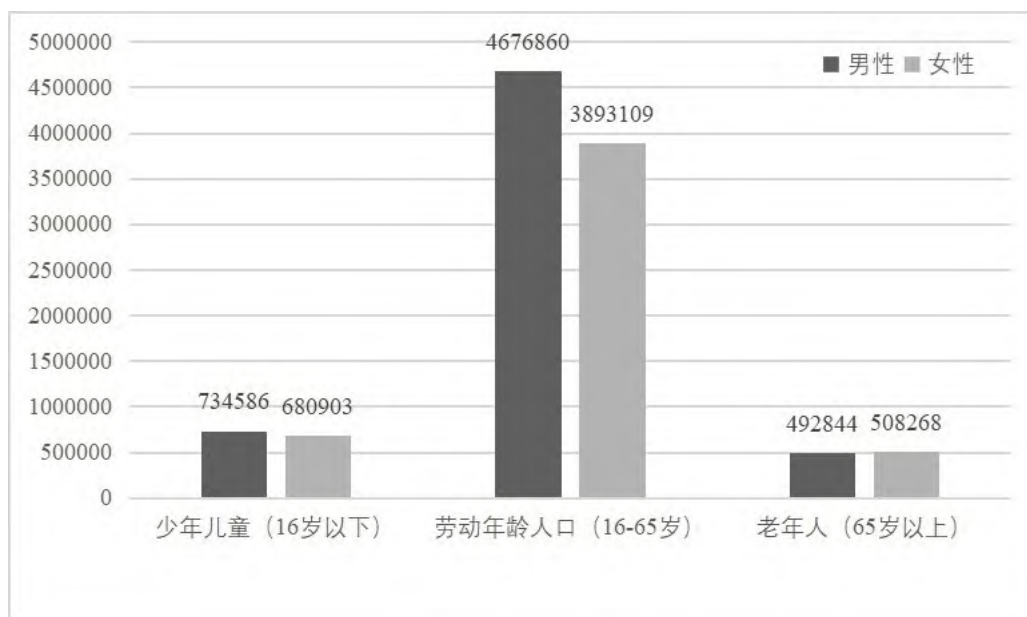
图2 德国外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单位:人)^①

图2的相关数据表明:

第一,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性别比基本均衡,男性略高于女性。在德国外国人登记中心记录的近1100万外国人中,大多数是男性,占比53.7%,女性所占比例为46.3%。从生物学与人口学的意义上看,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男女出生的性别比和男女总性别比都是男性高于女性。而在成年以后,人口的迁移流动具有一定的性别选择性,即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流动和迁移。^②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性别比大体正常,不仅符合出生性别比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通过人口迁移理论中成年男性更倾向于流动和迁移的规律予以解释。且由于20世纪50—70年代德国与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签署劳工协议,引入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造成外国移民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大量男性劳动力的回迁和家庭团聚政策的实施,许多女性作为家属进入德国,于是外国人的性别比逐渐走向正常。

第二,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外国移民性别比较高,非劳动年龄段的移民性别比较为均衡。由于德国人口的高度老龄化,总体呈现年轻化的外国移民是德国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由下表1可知,性别比最大的年龄段是18—25岁,性别比为1.38,也就是说,每100个女性对应着138个男性。图2中也可直观地看出,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处于各个年龄段的平均性别比为1.20,表明每100个女性劳动力对应着120个男性劳动力。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比与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相比较为均衡。2018年,16岁以下的性别比为1.08,即每100个16岁以下的女性未成年人口,对应108个男性未成年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性别比为0.97,即每100个65岁以上的女性老年人口,对应97个男性老年人口,这与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的规律相吻合。

(三) 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指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通常用百分比来表

^①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8, S. 114. 图由作者制作。

^② 杨菊华、谢永飞:《人口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7页。

示。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① 在德国的外国移民分年龄段的年龄结构可见表 1。

表 1 德国外国移民年龄结构及性别结构一览表 (单位:人)^②

年龄段	总量	年龄段比例	其他					男性份额	女性份额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不明		
16 岁以下	1419173	12.9%	734586	12.4%	680903	13.4%	3684	51.8%	48.2%
16—18 岁	159295	1.4%	87127	1.5%	71956	1.4%	212	54.7%	45.3%
18—25 岁	1157202	10.5%	669741	11.3%	486150	9.6%	1311	57.9%	42.1%
25—35 岁	2424599	22.0%	1342250	22.7%	1079076	21.2%	3273	55.4%	44.6%
35—45 岁	2160992	19.6%	1148864	19.5%	1009983	19.9%	2145	53.2%	46.8%
45—55 岁	1698597	15.4%	912284	15.5%	785173	15.4%	1140	53.7%	46.3%
55—65 岁	977861	8.9%	516594	8.7%	460771	9.1%	496	52.8%	47.2%
65 岁以上	1001360	9.1%	492844	8.3%	508268	10.0%	248	49.2%	50.8%
暂无信息	246	0	116	0	122	0	8	47.2%	52.8%
合计	10999325	100.0%	5904406	100.0%	5082402	100.0%	12517	53.7%	46.3%

表 1 相关数据表明:

第一,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年龄结构尽管呈现出老龄化的特征,但与德国人相比,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总人口的 10% 或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总人口的 7%,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老龄化的国家。而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 65 岁以上的年龄组占了外国总人口的 9.1%,已经呈现老龄化的特征。但对于人口高度老龄化的德国来说,相对年轻的外国移民依然是宝贵的劳动力资源。首先,2018 年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平均年龄为 37.6 岁,处于劳动年龄的青壮年占绝大比例。外国移民规模最大的年龄组为 25—35 岁,占全部外国移民数量的 22%。其次,在近 1100 万外国移民中,16—65 岁的劳动力高达 857 万人,占 78%;其中 18—45 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高达 574 万人,占外国劳动人口的 66.9%。在本土人口的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德国,这些处于劳动年龄的外国移民无疑是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16 岁以下年龄组的外国移民比例偏低,但总体数量略有上升。根据 2005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新德国移民法规定,根据不同情况,该类外国移民三年或五年转为永久居留许可(作为非欧盟国的第三国公民可以通过在德国设立公司,并在此基础上申请雇佣目的临时居留许可,三年或者五年后转德国的永久居留),八年后可归化入籍。对于父母不是德国人而与德国没有关系的外国公民,只可通过授予或入籍的方式取得德国公民权,在德国居留 8 年以后即可申请入籍。^③ 因此,外

①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55 页。

②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8, S. 114.

③ 《德国移民概况、移民法律及规化入籍政策》,中国国际移民研究网, <http://www.ims.sdu.edu.cn/info/1014/8898.htm>. 2008 - 11 - 9.

国公民的新生子女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德国国籍,由此导致,16岁以下这一年龄段的外国未成年人数下降。2018年,未满16岁的人口比例略有上升,占外国移民的比例从2017年的12.3%上升至12.9%,增加了96292人。从欧洲移民的历史进程来看,如果说,英国的移民政策模式是多元文化模式、法国的是同化移民政策模式,那么,德国的就属于拒斥的移民政策模式。尽管早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德国就已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但在精英政治和政府的层面上,始终否认作为现代移民国家存在的现实。直到2005年之后,德国才逐渐放松了移民归化入籍的严格限制,越来越多的外国未成年移民加入德国国籍。这是导致外国移民中的未成年人的比例偏低的重要原因。

二、外国移民的社会结构考察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社会结构包括来源国结构、居留期限结构、婚姻结构和地理空间分布结构等。

(一) 外国移民的来源国结构分析

外国移民的来源国结构是分析外国移民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德国的外国移民这一特殊群体,必然要对其来源国结构进行分析。根据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AZR)的数据,德国的外国移民来源国构成,见表2。

表2 2018年德国的外国移民来源国构成(%)^①

来源国	总计	百分比
土耳其	1474223	13.4%
波兰	862006	7.8%
叙利亚	757321	6.9%
罗马尼亚	713783	6.5%
意大利	645367	5.9%
克罗地亚	401690	3.7%
希腊	363556	3.3%
其他国家	5781379	52.5%

首先,从外国移民来源国结构来看,2018年,德国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波兰、叙利亚、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其中,土耳其是外国移民的第一大来源国,土耳其公民构成了德国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共有1474223人,占外国移民总量的13.4%。外国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国是波兰,共有862006人,占比7.8%,第三大来源国是叙利亚,共有757321名国民居住在德国,占比6.9%。从

^①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8, S. 118.

2018年3月到2019年3月,在德国居住的叙利亚人口从713000人增长到757000人,增长了6.2%。第四大来源国是罗马尼亚。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从645000人增长至714000,增长了10.7%。从二战后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来看,德国政府在五六十年代,先后与土耳其、意大利、波兰、希腊等国家都签署过引进外国劳工的协议,其中土耳其的客籍劳工规模最为庞大,且居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也最多。在2015年难民危机后,由于德国实施“友好欢迎”的积极难民政策,导致大量的叙利亚难民涌入,直至2016年元旦发生的科隆集体性侵案,政府才逐渐收紧了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在此过程当中,德国已经接纳了95万名外国难民入境,而叙利亚人在德国的人口数量出现大幅度增加。

其次,从是否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视角来看,德国境内的外国移民来源主要来自非欧盟成员国。按照欧盟的统计标准,外国移民可以区分为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和非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德国对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又有进一步的细分。以外国移民来源国是否属于欧盟成员国为标准,笔者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德国的欧盟成员国外国移民与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具体数量与比例制成表3。

表3 2018年德国外国移民中欧盟国民与第三国国民构成 (单位:人)^①

外国移民	总计	百分比
欧盟国家14(原)	2032549	18.5%
欧盟国家10(新)	1331520	12.1%
欧盟国家2(新)	1057314	9.6%
克罗地亚	401690	3.7%
第三国国民	6176252	56.2%
总计	10999325	100.0%

表3的数据表明,目前居住在德国的近1100万外国移民中,只有482万来自欧盟成员国,占比约为43.8%,而第三国外国移民达到了617.6万人,占德国的外国移民总量的56.2%。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属于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的规模是伴随着欧盟的东扩而不断增加的。2004年5月1日欧盟东扩之前,原欧盟成员国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总量已经超过了200万。2007年,随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加入,在德国的欧盟移民增加了240万。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在德国居住的来自欧盟的外国移民数量再次增加了40.2万人。因此与非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相比,德国境内第三国的外国移民总量远远超过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总量。

最后,按外国移民出生地是否在德国的情况来看,在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总量达到959.3万,占外国移民总量的比例高达87.2%;而在德国出生的外国移民只有140.59万,占比12.8%。依据

^①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8, S. 118.

另注:其中“欧盟国家14(原)”指21世纪前加入欧盟的国家(不包括英国);“欧盟国家10(新)”指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的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十个国家;“欧盟国家2(新)”指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德国联邦统计局其他相关数据,外国移民的出生地情况可见表4。

表4 2018年按出生地分列的德国外国移民及比例^① (单位:人)

来源国	总计	百分比	在德国出生	百分比	在外国出生	百分比
土耳其	1474223	13.4%	405071	27.5%	1069152	72.5%
波兰	862006	7.8%	45671	5.3%	816335	94.7%
叙利亚	757321	6.9%	70284	9.3%	687037	90.7%
罗马尼亚	713783	6.5%	41452	5.8%	672331	94.2%
意大利	645367	5.9%	156411	24.2%	488956	75.8%
其他国家	6546625	59.5%	687011	10.5%	5859614	89.5%
总计	10999325	100.0%	1405900	12.8%	9593425	87.2%

表4的数据表明:

1. 在德国的外国人主要是出生在德国本土以外,而后移民到德国的外国人。居住在德国的近1100万外国移民当中,仅有140.59万在德国本土出生,占比12.8%,是具有外国国籍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而在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人数达到959.3万,占外国移民总量的87.2%。这说明,在德国的近1100万外国移民中,绝大部分是迁移到德国的。这一方面进一步验证了德国的外国移民归化入籍政策上的严格;另一方面,也说明德国在接纳移民与难民方面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如简化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难民申请者的入境与接纳手续,从而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难民。

2. 从外国移民来源国的出生地结构来看,来自土耳其、意大利的外国移民在德国出生的比例较高。第一大来源国的土耳其,总量达到了147.4万人,在德国出生的人数是40.5万人,占27.5%,第二大来源国的意大利,移民总量是64.5万人,在德国出生的人数是15.6万人,占比是24.2%。而在德国外国移民的五大来源国中,在德国出生的具有波兰国籍的移民比例仅为5.3%;罗马尼亚略高于波兰,占5.8%;叙利亚为9.3%。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一是移民历史与政策因素。从历史上来看,德国在二战后实施“客籍劳工”政策,从意大利和土耳其引进了数以千万计的外国劳工,以满足德国的经济与社会重建而对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尽管在合同期满后,绝大多数的客籍劳工回到了自己的祖籍国,但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客籍工人由于多种原因而滞留德国。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石油危机”的发生和欧洲国家经济与发展出现滞涨的特征,德国停止了客籍工人政策,但接着又从人道主义和人权的角度,实施了家庭团聚政策。通过家庭团聚政策,土耳其、意大利两国的家庭成员来到德国并长期居留。这也导致上述两国的移民在德国出生的比例相对较高。由此,两国的外国移民成为德国常住人口中外国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鼓励生育的现实因素。来自叙利亚的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出生率高达9.3%,位居土耳其和意大利之后,原因在于近年来的叙利亚危机导致大量数以十万计的叙利亚难民来到德国,由此导致在德国出生的叙利亚移民的比

^①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8, S. 117.

例急剧升高。从家庭与生育文化的视角来看,伊斯兰教历来有崇尚和鼓励生育的文化传统,这不仅体现在备受欧洲国家诟病的一夫多妻家庭模式上,而且也有其多子多福的文化影响。这都使得在德国的叙利亚的难民或移民有较高的出生率。

(二) 居留时间结构分析

居留时间的长短是人口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国际移民的研究和实践中,居留时间是签证发放、移民管理和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统计指标。在不同的国家中有着不同的居留时间统计标准。按照德国统计局的相关规定,一般将外国人的居留时间分为1年以下、1—4年、4—6年、6—8年、8—10年、10—20年、20—30年和30年以上。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分国别的外国人在德国的居留时间结构见表5。

表5 2018年按居住时间分列的德国的外国移民^① (单位:人)

国籍	总计	不详	不到1年	1—4年	4—6年	6—8年	8—10年	10—20年	20—30年	30年以上	平均居留时间/年
土耳其	1474223	174539	25896	52849	22788	21913	20545	183100	371643	600950	23.59
波兰	862006	84515	64855	196403	135895	104381	46640	149882	69357	26885	8.99
叙利亚	757321	16485	51559	562135	96480	12159	3365	9423	8795	820	3.24
罗马尼亚	713783	62368	115034	271682	124758	66046	29156	32079	13452	1789	4.52
意大利	645367	81962	29070	80599	46418	23785	11956	51152	76688	228927	18.73
克罗地亚	401690	42709	35151	112433	40391	5610	3400	18401	27543	96752	13.06
希腊	363556	44806	14607	46478	30585	26422	7372	28738	41136	107693	17.22
保加利亚	343531	31401	42356	120840	61508	38812	20826	22251	7203	1307	5.21
阿富汗	258261	7625	11079	173301	23816	14701	9581	8477	10365	1385	4.65
俄罗斯	255242	13667	13030	41536	25332	18845	12653	100459	86038	858	13.95
外来移民总量	10999325	937072	819306	2909159	1124579	656894	368809	1345368	1226057	1602081	11.95

表5的数据表明:

首先,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较长,约为12年。相关数据表明,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有280万人在德国居住了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占比25.7%;有350万人在德国居住的时间超

^①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Berlin, 2018, S. 120.

注:外国居民的居留时间是从首次入境德国到最后一次出国的时间,并计入中断时间(不包括在国外停留的时间),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过15年,占比32%;有420万人在德国居住的时间超过10年,占比37.9%。之所以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较长,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德国战后历来有欢迎移民和难民的积极政策,这是国际移民和难民愿意移民德国的重要原因。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德国是欧洲国家中接纳移民,尤其是难民最多的国家。由此,到德国工作和生活成为众多国际移民和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目标。二是德国给予外国移民和难民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给予外国移民、特别是难民庇护申请者以货币补助、食物供给和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等更高的社会福利。三是德国对反歧视、反种族主义的法律相对健全,对歧视外国移民和种族主义的思潮和行为给予严厉的打击,全社会形成了对移民和难民的尊重。由此,外国移民和难民庇护申请者更愿意在德国居留。这也是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

其次,外国人在德国居住时间呈现出典型的国别结构性差异。一是居住时长10年以上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居住10年以上的土耳其人占78.4%,意大利移民占57.6%,希腊移民占53.2%。这与德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实施的客籍工人政策紧密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于国家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求,德国面对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的缺乏,相继与其他国家签署引进劳工协议或双边协议,大量引进外国劳动力,参与经济重建和社会发展。1955年联邦德国与意大利、1960年与西班牙和希腊、1961年与土耳其签署了引进劳工的协议,由此德国进入了“客籍工人时代”。^①而大量的在德国长期居住的外国移民实质上是德国实行客籍工人政策的副产品,并且这个群体的规模由于德国70年代以后终止招募劳工政策、实施家庭团聚政策而变得日益庞大。二是在德国居留时间平均不到5年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于叙利亚、阿富汗。他们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在3—5年之间。在德国居留的外国移民中,来自叙利亚的移民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平均只有3.24年,来自阿富汗的移民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平均只有4.65年。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移民之所以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很短,原因在于,这些来自战争地区的移民多是2015年难民危机前后进入德国的。2015年9月以前,德国政府简化难民庇护甄别程序,直接给予阿富汗难民庇护申请者以难民身份,2015年9月以后,面对着汹涌澎湃的难民潮,德国政府放弃《都柏林公约》中第一责任国的原则,再次简化甄别程序,直接给予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以难民的合法身份,准许其进入德国并给予安置。这是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移民平均居留时间不足5年的主要原因。

(三) 地理空间结构分布

地理空间结构分布是人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移民分布的地理空间结构一方面表明外国移民的真实分布现状,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外国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德国联邦统计局和移民和难民局提供的外国移民的地理空间分布的数据表明,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地理空间分布并不是均匀的,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征。

首先,外国移民在德国各州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地区差异特征。“为了分摊安置难民的压力,联邦制的德国按照各联邦州在分摊财务或者其他资源时的一贯做法,采取‘柯尼斯坦分配比例’,按照税收占2/3、人口占1/3的标准确定各州分摊比例。该比例由德国科学联席会每年重新确定,2015年的分摊方案是依据2013年的数据制定,其中北威州分摊到的比例高达21%以上,而压力最小的不来梅州仅需承担0.94%的难民配额。”^②由此导致西部各州的外国移民比例普遍大幅度高于东部各州。西部各州外国移民的比例在8.0%到18.1%之间,其中北莱茵-威斯特

^① 宋全成:《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载《文史哲》,2005年第3期。

^② 伍慧萍:《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与政策调整》,载《山东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法伦州有着最为庞大的外国移民规模,占全部外国移民的 23.6%。而东部各州除柏林外,均在 4.5% 到 4.9% 之间。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柏林包含了东柏林与西柏林,特别是西柏林拥有较高的外国移民比例,因此,柏林的外国移民比例才较高。这是由于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更多;反之,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所以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较少。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也比东部地区少,因此,德国西部各州的外国移民的比例普遍大幅度高于东部各州。如表 6 所示。

表 6 2018 年联邦德国各州外国移民地理分布及所占比例一览表^① (单位:人)

州名	全部人口	外国移民	比例
联邦德国西部各州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	2896712	232955	8.0%
汉堡州	1841179	302265	16.4%
下萨克森州	7982448	749694	9.4%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	17932651	2378751	13.3%
不来梅州	682986	123896	18.1%
黑森州	6265809	1013250	16.2%
巴登 - 符腾堡州	11069533	1720975	15.5%
巴伐利亚州	13076721	1726790	13.2%
莱茵兰 - 法尔茨州	4084844	452723	11.1%
萨尔州	990509	109751	11.1%
联邦德国东部各州			
图林根州	2143145	105629	4.9%
萨克森州	4077937	198558	4.9%
萨克森 - 安哈尔特州	2208321	108131	4.9%
勃兰登堡州	2511917	118027	4.7%
柏林州 ^②	3644826	675210	18.5%

①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制作。

② “柏林州”的数据包括东柏林和西柏林的所有外国人。

其次,从表6可见各联邦州外国移民的国籍构成同样存在结构性差异特征。来自土耳其的移民主要居住在柏林、汉堡、不来梅以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来自波兰的移民比较偏向聚集于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勃兰登堡州等东北部联邦州;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大多居住在莱茵兰-法尔茨州。造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与移民传统、移民网络、地理位置等因素相关。首先,西德政府在1966年到1968年为了战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与重建,先后与土耳其等国签署了引进劳工的协议。其次,按照现代移民网络理论,“众多移民一旦聚集在一起,就会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产生出有利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移民网络,这一移民网络不仅紧密联系着已经在移民国生存的移民,而且会与移民的来源地建立紧密的网式结构或链式结构,由此带动更多的移民进入移民国”^①。最后,来自波兰的移民聚集在德国东北部各州的原因则是该地区与波兰本土的地理位置接近,存在地缘聚集优势。

(四) 婚姻结构分析

婚姻与家庭是两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人口社会学概念,两者不仅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稳定和谐紧密相连。^②因此,外国移民的婚姻结构是当代德国外国移民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德国联邦统计局提供的外国移民的婚姻结构状况见表7。

表7 2014年至2018年德国的外国移民婚姻状况一览表^③ (单位:人)

年份	单身	占比	已婚	占比	丧偶	占比	离婚	占比
2014年	3297578	43.0%	3705518	48.3%	155477	2.0%	508031	6.6%
2015年	3801909	44.7%	4008081	47.1%	160609	1.9%	532950	6.3%
2016年	4293415	46.2%	4282645	46.1%	166075	1.8%	556095	6.0%
2017年	4592445	46.7%	4476985	45.6%	179780	1.8%	575720	5.9%
2018年	4735465	46.9%	4590635	45.4%	191485	1.9%	588825	5.8%

表7的数据表明:

第一,在德国的外国移民单身人口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2014—2018年单身人口占外国移民的比例从43.0%、44.7%、46.2%、46.7%上升到46.9%。2018年德国的外国移民单身人口达473.6万,占全部外国移民的46.9%。从2016年起,单身外国移民所占比重始终超过了已婚人口数量,单身状态已成为德国的外国移民最为普遍的基本特征。出现这一特征的原因,一是单身难民的大量涌入。2014年以来,众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的难民,多不是以家庭的方式、而是以个人或单身的方式进入德国居留的。二是欧盟成员国外国移民的结婚年龄推迟和不结婚的倾向显著。由于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个人享乐主义思潮的泛滥,结婚年龄呈现出不断延迟,甚至是终生不结婚的倾向。由此,造成德国的外国移民较大比例的单身状态。

第二,已婚外国移民数量呈现出缓慢下降的特征。2014—2018年已婚的外国移民占外国移民总量的比例从48.3%、47.1%、46.1%、45.6%下降到45.4%。2018年,1091万外国移民中处于已

①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② 杨菊华,谢永飞:《人口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

③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制作。

婚状态的只有 459.1 万,占 45.4%,由此可见,外国移民与德国本土人口一样,结婚的意愿并不太强烈。

第三,丧偶的外国移民所占比例一直稳定在 2.0% 左右。但离婚的外国移民所占比例逐步下降。2014—2018 年,丧偶的外国移民所占外国移民总量的比例分别是 2.0%、1.9%、1.8%、1.8% 和 1.9%。而离婚率在缓步下降,2014—2018 年离婚的外国移民所占外国移民总量的比例分别是 6.6%、6.3%、6.0%、5.9% 和 5.8%。这与德国本土居民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形成了鲜明对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来自第三国的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难民有关。众所周知,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由于中东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和北非地区的某些国家如利比亚等国家的社会动荡与局部的部族冲突,数以百万计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沦为国际难民。由于移民历史传统、移民网络和地缘因素的影响,这些穆斯林难民多到德国申请难民身份,而德国又给予了慷慨的接纳。再加上原先就在德国居住和生活的数以百万计的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移民,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在德国异常庞大。至今,穆斯林族群已成为德国最大的外来族群,而伊斯兰教也已成为最大的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十分强调婚姻的严肃性、神圣性和稳定性。尽管伊斯兰教允许离婚,但离婚是人们在各种努力都失败的情况下,采取的万不得已的手段,因此,要谨慎对待。由此,保证了广大的穆斯林族群的家庭和婚姻的稳定。

三、结论与前景

通过上述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在德国的外国移民的规模、比例都在稳步上升,性别比正在趋于正常,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外国移民的来源国结构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而居留时间结构、地理分布空间结构和婚姻结构则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从外国移民在德国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及所占比例将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德国的族群将日益多元化。

第一,从人口规模、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来看,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规模在逐渐扩大,性别比男性略高于女性,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的趋势。就人口规模而言,2010 年以前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较为稳定,2010 年至今一直呈上升趋势,2015 年、2016 年由于难民危机期间德国实施的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导致外国移民数量剧增,2016 年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突破了 1000 万,而后在 2017 年、2018 年由于实施了紧缩的难民政策,外国移民急剧上升的趋势受到遏制而逐步稳定。就性别结构而言,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性别比基本均衡,男性略高于女性;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较均衡。这是由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德国同一系列国家签署劳工协议,引入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造成外国移民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大量男性劳动力的回迁和家庭团聚政策的实施,许多女性作为家属进入德国,于是外国移民的性别比例逐渐走向均衡。就年龄结构而言,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平均年龄是 37.6 岁,劳动力人口占外国移民总数的 78%,共 857 万人,且外国移民的年龄结构与本土德国人相比相对年轻,但也已呈现出老龄化的特征和趋势。

第二,从外国移民的来源国别、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地理空间分布和婚姻状况来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结构性特征。从外国移民来源国的国别结构来看,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最大的五个国家是:土耳其、波兰、叙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其中土耳其公民构成了迄今为止德国最大的外国移民群体,占德国全部外国移民总数的 13.4%。外国移民出生地的统计显示,有 87.2% 的外国移民在国外出生。从居留时间结构来看,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约为 12 年,外国移民的居留时间

因国家和地区不同而呈现出结构性差异。在德国居留10年以上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在德国居留时间不到5年的外国移民中，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从地理空间分布结构来看，绝大多数外国人聚集在德国的西部地区，德国东部地区的外国移民较少，呈现出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和国别结构差异。从婚姻结构来看，单身状态已成为在德国的外国移民最为普遍的状态，已婚外国移民总量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从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德国妇女的综合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而急需外国移民，尤其是外国劳动力补充的现实因素、移民历史传统因素、移民网络链因素及地缘政治因素的综合影响，预计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难民危机后德国的反移民、反难民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泛滥^①、德国极右翼政党崛起^②，但德国政府将继续通过移民和难民政策引进移民，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来解决劳动力结构性不足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举措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因此，在德国的外国人的规模及所占比例将呈现出继续缓慢增长的态势，德国的族群将日益多元化，德国将越来越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the German Fede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s of 2018, there were 10.91 million foreign immigrants living in Germany, accounting for 13.1% of Germany's total population of 83 million, and continuing the trend of rising percentage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German population. From their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number of foreign immigrants is rising steadily in terms of scale; the proportion of men is high in terms of gender structure; and there has been an aging trend in terms of age structure. From their social characteristics, foreign immigrants come mainly from Turkey, Poland, Syria, Romania and Italy in terms of country origin; the average residence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Germany lasts about 12 years in terms of residence time, with the Turks having the longest average stay in Germany;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the western states is generally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states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single status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 state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Germany in terms of marriage structure. The difference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German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flect the track of changes in German government's immigration policy.

(宋全成,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甘月童,副研究员,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邓颖洁]

① 田野、刘小雨:《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德国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

② 杨解朴:《德国碎片化政党格局的表现、成因及影响》,载《德国研究》2019年第3期;郑春荣:《德国右翼民粹政党的能量有多大》,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4期。